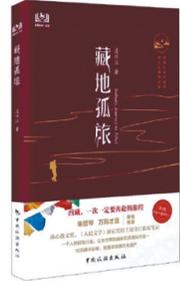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

一位援藏干部的诗歌情怀

——读余风的诗集《从0到5000米》

吉狄马加

高天厚土深藏的美
——读凌仕江作品集《藏地孤旅》
李柯深

我最初的想法无非就是异想天开,很想去藏地深处独自游荡一回,这个念头由来已久。当然,最好是穷游。所谓的穷游就是避开乘飞机或坐高铁之类的交通工具,把时间留给自己掌控,让身心放松到极致,自由自在徒步或骑行前往。像电视里的人一样,背个大大的旅行袋,疲惫不堪时就在318国道边,向过往的车辆招手搭乘便车,随心所欲去感受雪山、去触摸蓝天。到过拉萨的人告诉我,产生这种想法并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是经过储备足够体力和坚强意志之后才进入角色。于我而言,那个深邃而神秘的地方只能在心里念念而已。

真希望有机会向着仰慕已久的目标方向前行,抵达拉萨,去看看布达拉宫。广袤神秘的藏地深处,除了雪山与蓝天,五颜六色的经幡,还有草滩与羊群……

倘若像我一样只能在臆想中梦游藏地,不如手捧一本《藏地孤旅》的书,让作家凌仕江带你走进西藏,成为你到西藏旅行的导游。

《藏地孤旅》是作者人生阶梯的重要作品之一。全书分为三大部分,每一篇文章展现的都是不同的质地。川藏线上发生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纪录大片,剥开内核或愉悦兴奋或紧张刺激,充满传奇的故事增添了许多神秘和浪漫的魅力。那些断裂带上的灵魂,会纠缠你挥之不去的痛感,尽管如此,即便歌声被风雪覆盖,作者永久低语的诉说,依然会让你觉得万物生灵积极向上的力量。把“心是孤独的猎手”这句话用作本书第三部分的题目是再恰当不过了,所谓的孤独是绝对的,人活得越明白就越有追求,执念太重孤独感便随之而来。其中一篇文章《骑着牦牛去看海》,置身野牦牛生活的天地里,和动物成为朋友,你就会变成满世界最富有的人,忍受孤独的最高境界就是享受孤独。

《藏地孤旅》一书中作者把藏地文化书写到了极致,多维度推进和展示藏地灵魂深处深藏着的美感,你随手抓一把地上的雪洒向天空,就会变成蓝天上飘扬的云朵。书中文字如暖阳般佑你周全,伴你一生扎西德勒。

作者少小离家去西藏服役多年,其间对藏地风物、乡土观念、人文情怀了解至深。本书记录的内容是作者离开藏地,此去经年故地重游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与其说是游记,实则是作者持续不断地想念曾经生活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向读者展示藏地圣境绝美之景。揭示人性之美,追寻旧时足迹,感怀藏地友谊,字里行间对藏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作者所到之处用文字记录诗意栖居,一方净土,同时把感人至深的人间际遇书写成立体画面。像游走在绵长的川藏线上一样,书中文字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惊喜,在路的拐弯处或在山的那一边等你发现,只需向前行走,每一步都是乐趣,带给你的一定是接二连三发自内心的惊叹。雅鲁藏布的水,还有墨脱的密林;卓玛旅馆老板娘的强悍,还有道班少年涂草的童年……篇篇章节如同藏地密码等着你去开启,让你离陌生而神秘的圣洁之地更近一些。

“行在川藏线上,所有的选择都是美好的!”这是驴友们的心声。他们义无反顾的旅程,向着同一个站点——日光城拉萨进发,过程艰辛但快乐着。作者的藏地孤旅其实并不孤单,一路上有美景相伴,有驴友同乐,还有一生一世生活在丰饶里的工布人……看牧羊人挥舞手中的“乌拉”,把小石子投向离自己好远的地方,让不听话的羊儿受到惩罚。旷野之上“乌尔朵”的声声炸响,那是牧羊人在指挥成群的生灵,随着一声“喇嘛——喇嘛”,声音传入空灵的天空,使苍茫的高原生机勃勃。

本书中,特别一提的章节,就是作者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苯日神山》那篇,字里行间透露着浓郁的自然风韵,在这里,雪、树、兽、经幡、溪流、草滩、沼泽、玛尼堆、寺院、石头,甚至天空和云朵,这些所有的存在都是开启藏地天人合一的神秘钥匙,引领我们走进陌生和未知的风景。

作家凌仕江的文字功底深厚,字字具有穿透力直达人。在《远方的扎西》一文中,卓玛的腰带在她腰间闪着银光,像月光下的冰凌,皎洁中透着逼人的寒意。走心的描写,把藏族妇女服饰的精致活脱脱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还有卖松茸的女人个性十足,朝圣者的虔诚与执着,这些藏地的人物特点在作者的笔端鲜活呈现,读着文字,殊不知你的心早已跟着人物在跃动,同他们一道喜怒哀乐。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之所以持续不断地想念一个阳光从不失约的地方,那是因为值得信赖。就像《藏地孤旅》这本书一样,值得细细品读,读一遍胜过走一遭。心念藏地,我们可以用脚步去悟透它的高远,同样也可以用眼睛去触摸文字的温度。

余风的诗集《从0到5000米——一位援藏人的雪域诗路》,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拿到这本书,我就被书名所打动,还没有翻开看,就已经想象出一位援藏干部在沿海的浙江赴5000米海拔的雪域高原,所经历的不凡和艰辛。

我曾在青海省工作多年,读过也写过许多关于青藏高原的诗歌,当我读到余风这部关于西藏的诗集时,却宛若再次身临其境,沉浸在浓郁的雪域高原风情和氛围里。

我与余风认识时间不长,但与他的数度交谈中,他总是自然而然谈及援藏给他的人生感悟和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3年的援藏经历,我感觉的人已经被雪域高原深深地洗礼过,并酣畅淋漓地体现在他的诗歌之中。正如他自己在《从没有想过会这样来西藏》所描述的那样:以草原为纸/以神山为笔/以圣湖为墨/烙下一生中最滚烫的诗句。

这部诗集按照题材内容的不同,被精心设置为“河山”“风土”“援藏”“家国”4个篇章,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余风援藏3年的工作生活、所见所闻所感,忠实记录了浙江援藏工作实践和对口支援工作给西藏带来的发展变化。读余风的诗歌,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坚守了“诗言志”的诗歌传统,践行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

翻阅“河山”篇,可以看出,诗人在援藏期间,工作之余,足迹踏遍雪域高原,并用诗篇热

情描绘西藏无与伦比的蓝天白云、奇美环境、山水风光,表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在“风土篇”中,生动描绘和反映了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解密西藏鲜为人知的文化习俗。在这部诗集的结构组成中,“援藏”篇篇数并不是最多的,但分量肯定是最重要的。余风的3年援藏经历,决定了他写西藏题材诗歌具有厚重的质地与丰足的成色,这不是那种旅游者走马观花的感官满足可以同日而语的,是生命体验者才有的深度所在。正如《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中所写的那样:每个人都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像一盏酥油灯,用生命微弱的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光芒所及/你会看到/沿途已经打开了/一路风景。每位援藏干部都是“一盏酥油灯”,“用生命微弱的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也正是援藏干部生动的精神写照。关于雪域高原的抒写与感怀,余风是以援藏主体的身份出现的,诗人对于亲身经历的一事一物都有刻骨铭心的“痛感”,这使他的诗闪烁着独特的锋芒与锐利。比如这首《把归宿选在雪域》:很多人把西藏放在想象中/顶礼膜拜,可只有贴近它的肌肤/才能读懂藏在岩洞里最古老的密码。显然,作为援藏干部的余风,正是通过贴近西藏“肌肤”,才“读懂藏在岩洞里最古老的密码”的人。

经过30年的对口援藏,那曲市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余风从零海拔的东海之滨,来到世界海拔最高最艰苦的藏北高原,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的援藏工作是具体、扎实而深入的。如《老牧民洛桑乔迁新房》一诗:面对藏北草原美丽却荒凉的家园/不懂藏语的援藏干部,胸口的镰刀锤子带来了阳光/红色的笑容,翻译着来自北京的春风/架起了比新袍子还温暖的桥梁/新房子用一种叫水泥的东西浇筑/足以抵御最凶的野狼/不怕冰雹、雨雪和风暴。余风援藏的工作岗位在那曲市住建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偏远牧区牧民规划建设固定的房子,改变牧民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祖祖辈辈住帐篷的生活。诗中生动地展现了在党的关心下,援藏干部为牧民建新房以及老牧民洛桑看到新房的喜悦心情。在

《央次仁的幸福生活》一诗中,诗人写道:央次仁那个村有很多帐篷/当我们做完客走出央次仁的帐篷时/看到每个帐篷都装满了幸福/热气腾腾地溢出来/填满了整个星空。诗人应邀到藏族群众央次仁家里过藏历新年,不仅感受和体验到央次仁家的幸福生活,而且还看到了整个村民的幸福生活。《写在西藏大地上的诗篇》一诗恰到好处地成为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印证:这些年,西藏的发展速度/如同受到惊吓的藏羚羊/远远跑在追赶者的前面//那些数据过于枯燥/犹如没有灵魂的情歌/但写在雪域大地上的诗篇/饱满而鲜活。

作为从“0海拔”到“5000米”的援藏干部,他们经历了内心的彷徨无奈、思想的斗争挣扎,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东海之滨的浙江援藏干部,义无反顾选择了面向雪域高原的奔赴。在《援藏干部礼赞》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秉承卧薪尝胆、精忠报国之志的浙江儿女/在号角声中/无数主动请缨的手/高举滚烫的简历/重新点燃文成公主擎起的烽火/念唐古拉山巍峨的雪峰/也感受到那扑面的热浪。

在“援藏”篇里,余风的诗歌不仅记录自己的援藏工作与生活,还用诗歌描绘了众多援藏干部的感人事迹和生动形象。如《白头发的指挥长》:遇到困难/你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被雪山染白的头发/如刚毅的雪峰/越是风雪越是硬朗/你最喜欢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就像举起一面红旗/更像你沸腾的热血,或是/一团喷发的火焰/温暖着藏族同胞的心田。短短几行诗,一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援藏指挥长形象跃然纸上。

看到“家国”篇,我不由得将前面3个篇章一并关联起来,找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初到西藏时,沉醉于雪域高原祖国壮丽河山的视觉层面的观感;随着在西藏工作时间的延长,他开始关注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等雪域高原传统的文化层面,最后又将视野投入到增进民族团结、援助西藏发展等完成使命的实践层面上,在援藏工作历程中,一步一步完成了由浅入深、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升华。恰如诗人艾青



尼玛潘多 摄

铸就老西藏精神的喜马拉雅丰碑

——陈人杰长诗《喜马拉雅》论析

魏春春

陈人杰从《回家》起步,一路跨山越水,行走于青藏高原,一腔柔情融入碧海蓝天,完成了蜕变之作《山海间》,但他仍然不满足,踌躇满志,激情澎湃,仰望喜马拉雅,紧扣西藏重大现实题材,创作了长诗《喜马拉雅》,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群众奔赴美好幸福生活的奋斗历程,彰显出老西藏精神如喜马拉雅一样的丰厚、挺拔,眼中的喜马拉雅与胸中的喜马拉雅、物质的喜马拉雅与精神的喜马拉雅交相呼应,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觉。

全诗以“霹雳”“惊觉”“启程”起兴,传达出历史发展的轰鸣势不可挡,催促着人们走上新的历史征程。“霹雳”“惊觉”“启程”贯穿于整个诗中,人们在历史的“霹雳”、时代的“霹雳”、个人的“霹雳”中,不断“惊觉”、不断“启程”、不断奔赴“黎明”,去书写奋斗的流光溢彩,这就为整个诗作奠定了昂扬、宏大、恣肆、开放的情感基调。

历史情绪强调的是当代人深入到历史深层以后萦绕于胸的情绪。乐山誓师作为进军西藏的重大标志事件,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叙述资料。陈人杰将乐山誓师诗化地描述为新中国的黎明时分,一群富有青春朝气的年轻人奔赴边关的逐梦之旅。对于进军西藏的个人,陈人杰以“作别”进入想象,战士们作别的是熟悉的土地、母亲的泪花,作别的是即将畅享的胜利成果,但为了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他们整装待发“去迎接天边的高原”,从平原走向高原,不仅是海拔的跃升、苦难的加重,更是精神的跃升、灵

魂的提升。为了更好地呈现出作别的精神层次,陈人杰又设置了新婚妻子作别丈夫的镜头,在爱情与责任之间,战士们选择了远方,唯独留下“白百合”独自惆怅成一道凄美的风景,并以心心相印的石头为喻,战士们甘愿成为“磊落的砾石”,来成就更多的心心相印,表现出浓郁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

“两路”指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筑时间前后不一,所面临的自然环境迥然有别。陈人杰以“转眼”为抓手,以“蜀道”之难描摹出川藏线修筑的艰险,随之转为一转“从遥远的青海湖十万峰拐弯的骆驼”而将目光投向青藏线的修筑,“峭岩”“戈壁”“窝棚”描摹出青藏筑路大军的日常生活,重点突出了格尔木的被发现、被命名,两路融于一体。隆起的青藏高原成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的象征,行走在青藏高原的筑路大军以血肉之躯和斧头、铁锤、钢钎铺就的道路,以顽强拼搏、不畏牺牲的精神浇灌的道路,合力挺起青藏高原的新高度——老西藏精神铸就的喜马拉雅。

“两路”通车“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举震古烁今,然而西藏的新生还孕育在黎明的前夜。陈人杰首先深情地回顾喜马拉雅的文化向度,那是中华文化不绝如缕的梦幻想象空间,曾肩负瑰丽的神话传说,附丽深沉的宇宙哲思,沉淀奔腾的生命源头,青藏高原从不孤峙,它随着山河的延展与黄土高原、横断山脉、华北平原、江汉平原等共同构筑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共有家园。陈人杰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走

向审视青藏高原,将之落脚为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青藏高原文化的诗意表达新高度。再回到青藏高原的历史,“曾几何时/巍峨的根底震颤着猿猴的悲鸣”,黑暗遮蔽了光明,蒙昧遮掩了文明,民生的凋敝,思想的沉闷,使得西藏一度成为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而四路进藏大军的“霹雳”“闪电”划破了青藏高原的天空,云雾缭绕的喜马拉雅开始绽放出华彩,西藏的新生“伴随着绝望的希望”,在历经阴谋与背叛的磨难、口蜜与腹剑的艰险后,“红旗卷起农奴戟”,荡涤阴霾乾坤清,西藏人民终于迎来新生,青藏高原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生事物,“一切为芬芳缭绕”,古老的喜马拉雅焕发出青春气息。陈人杰热情地赞美西藏“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阳”的欢快景象,盛赞老西藏精神的忍耐、坚韧,以两组“从此”的诗句描绘出老西藏精神在新西藏的生根发芽,老西藏们和西藏各族群众一同行走在建设美丽幸福新西藏的大路上,共同夯实了老西藏精神的喜马拉雅基座,也为后来的奋斗者接续老西藏精神之歌、老西藏精神之帆奠定了精神之基。

陈人杰最熟悉的是援藏、留藏生活,援藏开启了其生命体验的新篇章,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诗歌世界。当他把自身的援藏体验与老西藏精神结合在一起,重新审视自身的援藏经历时,陈人杰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他的进藏不仅仅是援藏,更是一种“缘藏”,是他与西藏的双向奔赴,以“我来了”表达出他的诗人情志,在历史

的长河中,经过中华儿女接续奋斗,在雪域高原矗立起喜马拉雅的精神丰碑,其中的核心就是老西藏精神。首先要确证的是老西藏精神的自觉认同,体现出一种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即“从你的泥土塑造我的身影/从你的血液脉动我的心跳/从你的精神诞生我的精神”,在“你”与“我”关系中,“你”是“我”精神上“风尘仆仆的父亲”,“我”是带着“你”的文化烙印走向“向着一切时代张开的母亲的大地”,为此,“我来到这里,就是歌唱历史”,歌唱“你”如喜马拉雅一样每天承接天际的第一缕光芒,歌唱“你”如喜马拉雅一样的中华民族象征的文化风姿,歌唱“母亲的土地上”升起的一切物质的、自然的、精神的、文化的存在,渲染出人文的风采,“我来了”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寻根之旅,是一场文化苦旅,是一场场筋骨健骨之旅,但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险,“我”矢志不渝,为了传承父辈的精神追求,为了追逐母亲般的大地繁花,一批批的援藏人“造就高原之舟的传奇”,援藏与“缘藏”已深深地镌刻在他们的心骨上,他们已经与西藏融为一体,这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为了逐梦而上高原,为了圆更多人的梦而上高原,他们的思念带着浓浓的愧疚,只能对着“海洋般遥远的爱人”奉上“纯净的祝福、想象的抚摸”。

陈人杰的《喜马拉雅》是一首老西藏精神气质历史生成的诗作,是一首体认老西藏精神气质的自我心曲,他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紧紧抓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垂翼,纵情挥洒情思,在现实的跌宕起伏中紧紧抓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的把手,便引诗情到碧霄,散来枫叶映山红,最终落脚到老西藏精神的喜马拉雅的营造上来,精神气质的实体化,使得喜马拉雅承载着丰富而多彩的文化意涵,于世界之巅矗立起新时代的丰碑。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课题《老西藏精神在新时代援藏题材中的文学表达与诠释》(XT-ZB202413)阶段性成果】